

# 我们的时代 及其文学

陈劲松——著

 江西教育出版社  
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# 我们的时代 及其文学

陈劲松 —— 著

 江西教育出版社  
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· 南昌 ·

赣版权登字-02-2023-477  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们的时代及其文学 / 陈劲松著. — 南昌: 江西教育出版社, 2024.4

ISBN 978-7-5705-3996-3

I. ①我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文学评论—文集 IV. ①I206.7-53

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 (2023) 第239875号

我们的时代及其文学

WOMEN DE SHIDAI JI QI WENXUE

陈劲松 著

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

(南昌市学府大道299号 邮编: 330038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江西新华印刷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印刷

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 8.125印张 180千字

2024年4月第1版 2024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705-3996-3

定价: 35.00元

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我社调换 电话: 0791-86710427

总编室电话: 0791-86705643 编辑部电话: 0791-86706047

投稿邮箱: JXJYCBS@163.com 网址: <http://www.jxeph.com>



## 陈劲松

1981年生于湖北省崇阳县，中山大学文学博士，现执教于南方科技大学。评论集《寻美的批评》《我们的时代及其文学》分别入选广东青年批评家丛书、第九批深圳重点文学作品扶持项目。曾获第三届深圳文艺评论大赛一等奖、第十二届深圳青年文学奖等。

本书系 2022 年度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“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交流机制创新研究”项目成果（编号 SZ2022D049）、第九批深圳重点文学扶持项目作品。

# 目 录

- 001 辑一 以温润之心书写人情之美
- 002 陈春成小说写作的三个维度
- 020 真正的艺术比人活得更久远  
——评周大新短篇新作《首次唤醒》
- 027 以温润之心书写人情之美  
——吴克敬的文学追求及其小说伦理
- 048 每一个人都是卡夫卡  
——叶临之小说近作印象
- 056 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挽歌  
——评乔叶中篇小说《盖楼记》
- 062 每一个把苦难变成热爱的人，都是凡·高  
——评南翔短篇新作《凡·高和他哥》
- 067 乡土情怀视野下的人性美  
——读秦锦屏中篇小说《这么旺的火，也烧不热个你》

## 075 | 辑二 细微物象之外的时代镜像

- 076 中国科幻产业前景广阔、大有可为
- 079 当我们谈论新城市文学时我们在谈论什么？
- 084 俗世中的民间传奇  
——评王安忆长篇小说《天香》
- 087 读别人的书，养自己的心  
——读谢有顺的《抱读为养》
- 091 世态炎凉背后的人情冷暖  
——评青年作家俞胜的小说创作
- 094 文学之梦的坚守与生命之光的绽放  
——读夏泽奎的《向日葵》，兼谈一种写作理想
- 101 世界末日背后的现实关怀  
——电影《2012》的终极寓意及一种解读

## 113 | 辑三 深圳文学的当下处境与前景

- 114 未来城市会变成孤岛吗？  
——评刘洋长篇小说《井中之城》
- 118 因为懂得，所以慈悲  
——佛花印象记，兼评其小说创作
- 129 深圳文学的当下处境与前景
- 140 时代、文学的“圣地”及其他  
——兼谈一种文学观念

- 159 时代的精神密码与文学的灵魂视野  
——评吴亚丁长篇小说《出租之城》，兼谈当代小说叙事伦理
- 172 生存困境的追问与精神焦虑的突围  
——评杨争光长篇小说《少年张冲六章》
- 180 “文学深军”：在误读中崛起
- 184 无处归心的异乡人  
——评南翔中篇小说《洛杉矶的蓝花楹》
- 189 执着地找寻，隐秘的花开  
——读俞莉长篇小说《我的似水年华》
- 193 辑四 作家的幸福感从何而来**
- 194 为什么是莫言？
- 198 萨特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的启示
- 202 作家的幸福感从何而来？
- 205 比茅盾文学奖更值得敬仰的，是平常心
- 209 生活在“别处”  
——薛忆沔的精神向度及其小说旨归
- 213 痛并快乐着  
——评谢宏长篇小说《纹身师》

**217 | 辑五 诗歌是恰当的言说**

218 赵目珍诗歌创作的三重境界

235 诗歌是恰当的言说

238 拥抱生活，且悠然享受诗意

——读廖令鹏诗集《慢慢看》


241 没有诗意的生活是人生的悲哀

——读诗人林馥娜作品集《旷野淘馥》

244 别样的诗人，别样的诗情

——读大草诗集《白菜顶着雪》

**248 | 后记：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十年灯**



辑一

以温润之心书写人情之美

## 陈春成小说写作的三个维度<sup>①</sup>

---

2022年10月，第七届华语青年作家奖揭晓，陈春成的《雪山大士》荣膺短篇小说奖“双子星”奖，这是他继短篇小说集《夜晚的潜水艇》被评为《亚洲周刊》2020年度十大小说、问鼎第四届宝珀·理想国文学奖首奖等奖项后，再次摘取的又一重要文学奖项。崭露头角的陈春成，就像他在《雪山大士》中崇拜的足球明星D，写作之路呈现出上场即巅峰的命运。此种现象，在新世纪乃至新时期以来的青年作家中并不多见。小说集《夜晚的潜水艇》出版前后，收获了从普通读者到专业评论家的极大关注与高度好评，颇有“开谈不提陈春成，读遍小说亦枉然”之势。

为何缪斯女神如此垂青这位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？他的作品究竟有着怎样的不同凡响甚或过人之处？小说《雪山大士》的授奖辞也许可让我们窥见端倪：“陈春成善于将现代感蕴藏于古老的音韵、幻想的星云、万物的灵光之中，善于在旧山河与未知宇宙间游走，从而接通当下、古代与未来。他依仗对现实的准确描摹和对幻境的绚烂想象，发展出了浓厚而又隐忍的个人风格，从而在众多中文传统写作的同龄

---

<sup>①</sup> 原载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》2023年第1期，原题为《语言、想象及思想：考察陈春成小说的三个维度》。

人中脱颖而出。”不得不说，授奖辞的写作者十分熟悉陈春成，也确实抓住了他作品的精髓。现实与想象的互融、东方与西方的互通、现代与传统的互联，大致构成了陈春成小说的整体样貌。正如学者王德威所言，阅读陈春成的作品，“我们既能看到现实主义的批判，又能读到浪漫主义的想象；既能看到古典主义的精致优雅，又能读到现代主义的荒诞魔幻。当下与历史的纠葛，时间与空间的交错，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融通，在在有所体现”<sup>①</sup>。精致优雅指向语言，浪漫主义事关想象，现实主义批判与现代主义荒诞，则更多地烛照一个作家的思想。就此而论，王德威的评价，全面又精辟地揭示了陈春成小说大获成功的秘诀。

与动辄洋洋洒洒千言万语的作家相比，陈春成的节奏稍显缓慢，写作至今才有十篇小说公开发表，但他追求的是慢工出细活，真正将写作当成了一门手艺，细针密缕、精益求精——这显然也是其小说频频获奖的重要原因。总而言之，陈春成借以出类拔萃的特质，主要体现在语言、想象和思想三个方面。其中，雅致通透的语言和天马行空的想象，是多数读者及评论家感受最深的。在李静看来，“陈春成的小说很惊艳，语言极好，且有一种整体性、批判性而又狂欢性的想象力”<sup>②</sup>。樊迎春亦认为陈春成的小说具有“良好的语言感觉，开阔的文

---

① 王德威：《隐秀与潜藏——读陈春成〈夜晚的潜水艇〉》，《小说评论》2022年第1期。

② 李静：《“内向型写作”的媒介优势与困境——以陈春成〈夜晚的潜水艇〉为个案》，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》2022年第8期。

学想象，同时以敏感和悲悯关切人心与世情”<sup>①</sup>，达到了好小说的标准。“以敏感和悲悯关切人心与世情”，同样揭示了陈春成的小说思想。好小说或许并无固定标准，但必然包含优美的语言、丰饶的想象和深刻的思想，这也是考察陈春成小说的三个不同维度，各有动人心魄之处。

## 一、“写小说就是写语言”

“1966年一个寒夜，博尔赫斯站在轮船甲板上，往海中丢了一枚硬币。硬币带着他手指的一点余温，跌进黑色涛声里。”<sup>②</sup>怀着对作家博尔赫斯的无比喜爱与崇敬，陈春成以这样一种叙述方式开篇《夜晚的潜水艇》。遍览小说集，博尔赫斯对他写作的影响随处可见，这种影响首先就表现在语言上。当我沉浸于《竹峰寺》《酿酒师》《音乐家》等作品的时候，脑海瞬间浮现出博尔赫斯《死亡与指南针》里的片段：“一间卧室引起他的注意；里面一个瓷瓶插着一枝孤零零的花；轻轻一碰，干枯的花瓣纷纷掉落。在三层楼，也就是最后一层，他觉得房子大得无边无际，并且还在扩展。他想，房子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大。使它显得大的是阴影、对称、镜子、漫长的岁月、我的不熟悉、

---

① 樊迎春：《在黄昏与黑夜的缝隙中藏匿——陈春成的文艺奇幻与现代洞穴》，《长江文艺》2021年第5期。

② 陈春成：《夜晚的潜水艇》，上海三联书店，2020，第3页。下文所引皆出自该书，不再一一注释。

孤寂。”<sup>①</sup> 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入木三分，简洁、干净，画面感极强，寂静的氛围中透着一股神秘气息。后来读到有关访谈，得知陈春成正是从博尔赫斯这篇作品开始入迷的：“有两到三年的时间，他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作家。我迷恋他的玄思，他的腔调，他叙事技法的精省和偶尔的恣肆。”<sup>②</sup> 玄思、腔调和技法得心应手之下，无不体现语言的娴熟运用。

多年前，评论家李敬泽谈到某些语言蹩脚的小说，用“气急败坏”来形容自己的阅读感受。作为同道中人，我十分理解他彼时的心情，因为我对小说语言的要求，亦近乎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。我以为小说的魅力，很大程度源于语言的魅力。而小说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，譬如博尔赫斯，首先必须得是语言大师。语言不过关，岂有好小说？遗憾的是，仍有泥沙俱下、凌乱粗鄙、味同嚼蜡的语言，充斥于当前的部分小说创作。如何另辟蹊径、自成一体？陈春成选择了向经典学习，朝大师看齐。除了博尔赫斯，他还沉迷于汪曾祺、金庸、契诃夫、里尔克、卡尔维诺、纳博科夫等中外作家的语言世界中，并坚持回归传统，在庄子、李白、杜甫、王维、苏轼与《红楼梦》之间寻找语言的灵感，从而创造出一种既古典又现代的语言风格，通透缠绵中将知识与生活、感性与理性、想象力与准确性结合起来，给读者带来行云流水般的阅读快感。第四届宝珀·理想国文学奖授予小说

---

① 豪尔赫·路易斯·博尔赫斯：《杜撰集》，王永年译，上海译文出版社，2017，第43页。

② 陈春成：《作家的名气意味着什么》，<http://www.trendsgroup.com.cn/2022/0121/226994.shtml>，访问日期：2022年12月1日。

集《夜晚的潜水艇》首奖时，颁奖辞如是说：“小说以一种典雅迷人的语言为我们展现了当代小说的新路径。”所谓“典雅”，是指陈春成的小说具有传统风度，字里行间弥漫着散文与诗歌的韵味，譬如：“我的潜水艇。它行驶在永恒的夜晚。它将永远，永远地悬停在我深蓝色的梦中。”（《夜晚的潜水艇》）“我把本子放在枕下，临睡前摩挲一番，枕着我几乎就要拥有的整个宇宙，然后坠入日常的，琐碎的梦中。”（《传彩笔》）“当世只有几位酒中方家，才能从杯中尝出露水的记忆和风的形状。”“酒是水酿出的诗。”（《酿酒师》）“那天我附在一只蝴蝶上，忽高忽低地在蘅芜苑的藤萝间翻飞，毫无征兆地，我撞见了曹雪芹的鬼魂。那是一点微光，在柳荫下低低地沉浮……”（《〈红楼梦〉弥撒》）几乎陈春成的每篇小说，语言都是这般轻盈、澄净，好像《传彩笔》里的叶书华，落墨之间通灵而又璀璨，“仿佛在星辰间遨游，探手即是光芒”。所谓“新路径”，则是指陈春成推陈出新、风格独特。陈春成当然是有师承的，古今中外、博采众长，在此基础上，形成了属于个人的叙述方法和小说语言。司空图《二十四诗品》有云：“俯拾即是，不取诸邻。俱道适往，着手成春。”师承到了极致，就会抵达天成偶得境界，不再是简单的学谁像谁，而是别具一格、自成一家，乃至青出于蓝，如汪曾祺之于沈从文，莫言之于马尔克斯，余华之于川端康成，格非之于博尔赫斯，毕飞宇之于曹雪芹和鲁迅，等等。所以，当我们在陈春成的笔迹中看到某位作家的影子时，既不必讳言那些作家对他写作的深远影响，也无需给他贴上“中国博尔赫斯”“当代汪曾祺”等类似标签，因为写出个人特色与风格，才是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标识，也是陈春成创作伊始即努力追求的目标。

作家布罗茨基说过，一个好的小说家的写作，不仅是面对后来人和同代，更重要的是面对他的前代、面对先驱的写作。其意再明显不过，好的小说家需要承前启后、兼收并蓄。熟悉中外文学的读者，确实很容易就从陈春成的小说中读出其文字来路，他自己亦表示最喜欢的作家是汪曾祺和博尔赫斯，以致有论者读完小说集《夜晚的潜水艇》中的九个故事，认为他的笔锋“游走于旧山河与未知宇宙之间，汪曾祺式的古典故园，博尔赫斯式的现代迷宫，在现实与幻境间开辟若干条秘密的通道”。这从《竹峰寺》《李茵的湖》《音乐家》等作品中即可看出。无论是古典故园还是现代迷宫，陈春成筑造它们的材料无一例外都是或醇厚沉静、或飞扬瑰奇的语言，举重若轻、收放自如。对于小说语言的追求，他完全信奉汪曾祺。汪曾祺多次强调，“写小说就是写语言”。此种写作观，贯穿了陈春成的小说创作。汪曾祺的老师沈从文认为，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。准确亦是陈春成小说语言的鲜明特征。在刻画人物、讲述故事、推进情节的过程中，他皆能以无比准确的语言处理之，真正做到贴着人物写的同时，贴着语言写。如何贴着语言写？快中有慢，张弛有度。用陈春成的话说，就是“达”，就是“穷物之妙”，写出千万人都无法形容的感受，留存住宇宙中、内心里某一个优美瞬间：“描绘出雨怎么飘洒、花怎么落下、云怎么流动，只要能形容出那一瞬间的状态，这句诗就可以传至千古，是不朽的，而不一定要含有什么治世名言和哲理。”譬如在《夜晚的潜水艇》中，他这样阐述自己的心境：“仿佛鸟栖树，鱼潜渊，一切稳妥又安宁，夜晚这才真正地降临。”同样是描写秋天，他在《传彩笔》中这样写道：“满山草木松脆，凉风中有稻香浮动。田野金灿灿的，耀

人眼目。水稻并非一种植物，而是从泥土中生长出的光。天蓝得像一个秘密。大地起伏，山丘凝碧。”在《音乐家》中又是另一番景象：“1957年秋夜的细雨（若有若无但确实存在过的细雨）飘洒在我想象中的列宁格勒上空，雨丝随风横斜，潇潇而下，将那些灰色楼群的外墙沔成深灰，模糊了许多透着暖黄色灯光的窗口，接着洒向街道，在一柄虚构的伞上化作绵绵不绝的淅沥声。”动静结合，虚实相生，干净利索，绝不拖泥带水，读来极为舒服——而让人感到舒服的语言，无疑是恰到好处的语言，这既是作家逻辑思维强、修辞水平高的重要体现，更是一位优秀作家应有的文学自律。或许是长久浸润于中国古典文学，陈春成养成了怡然自若的生活习惯和捻须苦吟的写作习惯。对他而言，唯一值得犯强迫症的就是文章，“长短句要错落有致，一个字一个字地磨：一个句子里不能有多余的‘的’，文章里不能有突兀金句……”与文字较劲的结果，就是尽管他不刻意追求金句，但各色金句还是映入眼帘：

我们所有人的当下，都只是行走在未来的飘忽不定的记忆中罢了。什么会留下，什么是注定飘逝的，无人能预料，唯有接受而已。（《竹峰寺》）

这些年来，我已逐渐接受有许多事物无法用文字来形容这一事实。美景当前，人所能做的只有平静地收下这份美，连同那种无力感，试图付诸笔墨，多半是徒劳。（《传彩笔》）

万事万物间也许有隐秘的牵连。当汉武帝在上林苑中驰骋射猎时，他并不知道帝国的命运正反映在千里外一团颤动的火